

●老中医经验●

# 刘祖贻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集萃(三)

## ——温病新论浅识

卜献春,刘芳,宁泽璞,周慎,刘春华 指导 刘祖贻  
(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,湖南长沙 410006)

**[摘要]** 刘祖贻研究员对温病源流有其独到见解,提出“温病起源于秦汉之前,并不晚于伤寒学说”的观点;认为正虚邪伏是“伏气温病”的病机特点,扶正透邪是伏气温病的治疗原则,从而丰富了伏气温病的内涵;在温病治法方面独树一帜,提出“祛邪毒,透泄为要”、“重防变,早治当先”的温病治疗总则;并运用其温病新论指导临床治疗乙型肝炎、银屑病、恶性肿瘤等疾病。

**[关键词]** 温病学说;名医经验;刘祖贻

**[中图分类号]**R254.2 **[文献标识码]**A **[文章编号]**1003-7705(2013)08-0019-04

刘祖贻研究员从医60余年,学验俱丰。对中医基本理论,尤其是温病学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经过研究,提出“温病起源于秦汉之前,并不晚于伤寒学说”的观点,认为“外感热病贵乎透邪外出,伏气温病重在扶正透邪”,擅长运用温病理论治疗疑难杂症。

### 1 温病源流见解独特

温病起源于何时,国内学者一直见仁见智,不能统一。刘老在详细考证马王堆医书和《内经》之后,根据书中记载,提出温病起源于秦汉之前,并不晚于伤寒学说,只是在中医学早期发展的过程中,伤寒学说跃而居先,而温病学说反瞠乎其后,甚至居于从属地位。金元以后,温病学说才振翅崛起,与伤寒成抗衡之势。故撰写成《温病源流论》一书(待刊行),不仅使久疑难决的温病学说发展源流得以澄清,而且对刘老日后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马王堆医书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医药书籍。其中《导引图》图谱旁的文字说明中提到“引温病”,最早明确提出了温病病名,同时也最早描绘了主治温病的导引动作。《内经》成书约在战国时期。书中论述了温病的病因、病机、症状、治疗、预后等各个方面,对温病学说的建立,奠定了理论基础。《素问·热论》历来为研究伤寒和温病者所重视。但所论热病,是伤寒还是温病,或者兼而有之,诸家见仁见智,认识大相径庭。“今夫热病者,皆伤寒之

类也”(《素问·热论》)。“冬伤于寒,春必温病”(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)。《内经》上述关于热病的记载,不仅是影响温病学说在伤寒体系内发展的主要原因,而且是使伤寒学说首先取得重大发展的直接原因。温病学说未能自立门户,反而包含在伤寒体系内发展,直到宋金以后才逐渐结束这种局面。至清代以叶、薛、吴、王为中心建立起独立而完整的温病学体系,标志着温病学说已进入昌盛时期。

### 2 丰富伏气温病内涵

伏气温病又称伏邪温病,指感邪后邪气伏藏体内,经过一段时期再发病。伏气学说作为解释温病病因与发病的理论,被众多医家所接受或采纳。虽然已经存在两千多年,但是自伏气温病学说创立之日起,由于其真正内涵尚未明朗,引起了中医学界围绕伤寒与温病、伏气与新感长时期的争论,刘老认为:应根据目前温病的发病特点,赋予伏气温病新的内涵,以指导临床。

2.1 正虚邪伏是“伏气温病”的病机特点 伏气温病最早记载于《黄帝内经》,如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载“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。”明确提出冬感寒邪是温病的病因,寒邪侵袭,郁于体内,蓄积日久,寒极生热是温病的病机。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云“夫精者,身之本也。故藏于精者,春不病温。”强调正气在伏邪发病中起到先决条件的作用,即精足,则春不病温。因此,伏邪发病,正虚是其必要条件。伏

基金项目: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刘祖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(2010)

邪在发病时往往都是来势凶猛,临床表现复杂,变化迅速,由里而外,甚至由里向更深层次发展,病情重,病程长,且缠绵多变难愈,在此过程中,本来已虚的正气更加消耗难复,无力抗邪外出,而此伏邪不透尽,则邪热不解。伏邪发病多为表里同病,甚至仅现里证,表证隐匿。如春温初起即以里热证为主,即见高热、烦渴、有汗不解、小便黄赤等,少数可见恶寒等表证,但短暂即失,里热或有在气分在血分之别,如不及时正确治疗,则多变化迅速或由气入血,热盛动血,或热极动风,或耗竭肝肾之阴等。

2.2 扶正透邪是伏气温病的治疗原则 针对伏邪郁而化热的特性及隐匿、潜伏、缠绵难愈的特点,正气在伏邪致病中起决定性作用。那么其治疗总则为扶正透邪,刘老多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。(1)辨邪之部位,透邪外出。一是辨气分、血分。气分多属功能性病变,病机较为轻浅;血分多为脏腑器质性病变,病机较为深重。而伏邪致病多气、血同病。如带状疱疹多由体虚感受邪毒,蕴结不解,化为火毒,灼伤肌肤,其传变亦可由卫气转入营血,入营则红斑、水疱等皮损程度加重,疼痛更剧。故刘老用生地、丹皮、赤芍等以凉血活血外,还常用大青叶、金银花、连翘、板蓝根、蒲公英等清解热毒,透热转气。二是由气分血分进而辨析在经在络。《临证指南医案》指出“初病在气,久必入血,以经络主气,络脉主血也,此脏腑经络气血,须分析辨明。”邪伏支络,往往疾病缠绵,必仗虫蚁蠕动之物,峻烈之品,如地龙、水蛭之类,才能松动病根。三是邪结肠腑,通腑泻实。以张仲景所创诸承气汤为代表,用于消化系统疾病、急腹症、慢性肾炎尿毒症等邪伏于内、气机壅塞者,亦用于高血压病、急性脑血管疾病、精神疾患等。四是邪伏募原,开达逐邪。募原为藏邪之所,为伏邪疾病缠绵难愈的根源。治疗伏邪疾病,其一是宗吴又可所倡导的“逐邪为第一要义”的思路,疏利邪气,使病邪透出募原,如达原饮中的草果、槟榔、厚朴,以及《得配本草》中的草豆蔻、常山、青皮、槟榔、厚朴、羌活等,祛其“募原”之伏邪。邪伏募原,常常使气机不畅,表里壅塞,尤须时时注意疏利气机,才能使募原之邪外达。(2)辨邪之性质,逐邪外出。一是邪气相挟,分消走泄。叶天士首次提出分消孤邪的治疗方法。《温热论》云“渗湿于热下,不与热相搏,势必孤也矣”,“热自湿中而出,当以湿为本治”,强调“湿不去则热不除”。对于温热类温病,风邪与热相挟,又主张“透风于热外”,也

属分消孤邪的方法。叶天士善用分消走泄之法,用辛开苦泄之品,开上、畅中、渗(导)下,从三焦分治,使湿邪与热邪分隔而解之。在伏邪疾病的治疗中,祛邪是第一要义。分消孤邪的治疗方法,不但用于湿热相挟、风热相挟疾病的治疗,还用于六淫复合和多种邪气相挟为患的温病。二是痰瘀互结,化痰活血。邪伏脏损,多有痰瘀等病理产物互结。故刘老常用香砂六君子汤等健脾化痰,补阳还五汤、血府逐瘀汤等益气、行气活血。三是邪毒蓄积,解毒逐邪。毒邪,主要指内生之毒和从外感受的毒邪。清热解毒常用金银花、蒲公英、野菊花、重楼、半枝莲、白花蛇舌草、紫花地丁等,化痰解毒常用蜈蚣、莪术、麝香、雷公藤等,除湿解毒常用土茯苓、绿豆、白茅根、猪苓等,化痰解毒常用山慈菇、黄药子、薤白、天南星、白附子等,散寒解毒常用白附子、蜈蚣、肉桂、生姜、葱等,祛风解毒常用防风、升麻等,益气解毒常用黄芪、太子参、甘草等,化积解毒常用阿魏、莪术、雌黄、山慈菇、黄药子、麝香等,辟秽解毒常用麝香、草果、丁香、牛黄等。(3)辨脏腑之虚实,扶正透邪。正虚是邪伏的病理基础,病邪常常伏于正气亏虚之处,正所谓正虚之处,是容邪之所。同时邪能害正,损伤脏腑,而导致脏腑气血阴阳虚损,故扶正透邪是伏气温病的治疗原则。

### 3 温病治法独树一帜

3.1 祛邪毒,透泄为要 温病皆为感受邪毒所致,刘老认为:治温病以祛邪毒为第一要务。“透邪”和泄法都是因势利导的治疗方法,是给邪以出路、阻其传变的有效方法。外感表证,须透邪外出,但综观温病治疗过程中之“透邪”,并非只局限于“解表”,而是针对温邪内郁和内传这一核心病机,疏通气机,通达内外,使邪气由深出浅、由里及表,以成外达之机的一种内涵广泛的祛邪思路。温病初起的“透风于热外”、“辛凉泄卫透汗”,邪入气分的“辛凉宣泄”、“泄湿透热”,热入营分的“透热转气”,血分阶段的“透斑”泄热,甚至后期的“养正透邪”均是透邪思想的具体体现。“泄”的涵义非常广泛,大致含有使病邪排出体外的意思,包括清热、泻下、化湿、利尿等法则,泄法主要适用于气分证,亦涉及营分、血分证。如温邪由卫入气,热炽阳明,症见壮热、汗出、溲赤、苔黄燥、脉洪大等热炽津伤现象,宜白虎汤甘寒清泄;如属热结肠胃,腑气不通,见潮热便秘,或热结旁流,腹满硬痛,苔黄厚干燥,脉沉实等热盛里实之证,当用承气汤苦泄通里;

如邪留三焦,“犹之伤寒中少阳病也”,虽有寒热往来、胸胁满闷等症,不用小柴胡汤和解表里,而以杏、朴、苓或温胆汤之走泄,以分消上下之势。如湿热之邪,不从外解而互结,浊痰凝滞于中焦脘腹部位而成痞痛,当用泄法,排邪于体外。临床上还往往透、泄同用,如泄湿透热、泄卫透汗、泄卫透营等。

3.2 重防变,早治当先 刘老治温病,强调给邪以出路,阻其传变,以冀速愈。而如何阻止传变,要做到早、速、当三点。早者为早治,指患者早就诊、医师早治疗。如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》所说“上工救其萌芽”。譬如善用兵者,常趁敌人立足未稳,一举歼之。速者为速治,如张子和所说“邪气加诸身,速攻之可也,速去之可也。”急性热病来势急、传变快,不能稍有延误,须迅速控制病情发展。当者指辨证要准、用药要当。病有轻重,用药亦有轻重,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所云“微者调之,其次平之,盛者夺之”。其病轻者易治,少有传变,调治即可;其病重者,宜用重剂“夺之”。做到上述三点,多能阻止病情传变。

对于热病的传变规律,先贤已有明确的认识,如伤寒的六经传变、温病的卫气营血传变、三焦传变。但其传变规律亦非绝对,不同于叶天士所说“若论卫气营血与伤寒同”,认识更加深刻,更加全面而已。对于传变规律的认知,是中医学对疾病认识的一大贡献。但医者的任务绝不能止于此,更重要的在于阻断这种传变进程。或许有人说,既然是规律,就有其必然性,如何能阻断?刘老认为,上述的传变规律是未能得到正确治疗下的演变过程,如能得到正确的治疗,就能有效截断其发展。

中医药治疗传染性、感染类疾病,主张在疾病的早期介入,也体现了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特点。如禽流感初起表现为头痛、鼻塞、咳嗽、恶寒、发热,发生于冬春季节,治疗即可根据风温证邪在肺卫论治,用辛凉宣肺法;如表现为发热、咳嗽、舌质红,即可根据风温邪热壅肺论治,用清热宣肺法。只要有症状出现,就可以通过审证求因,针对病因来进行早期干预,以减弱病原体的毒力,减轻毒素对人体器官的损伤以及对免疫系统的破坏。为阻止传变,刘老赞同姜春华先生对温病治疗所提出的截断扭转法。邪在卫分时,即可加入清热解毒药,即在辛凉解毒剂中加入苦寒之药,如芩、连亦所不忌。但根据刘老的经验,在风温早期,无汗,尤其有恶风时,芩、连宜缓用,可加蒲公英、大青叶、野菊花、鱼

腥草等清热解毒之药,有利于清透,使邪从外解。因邪从外解也是治疗温病的重要原则。例如,即使邪已入营分,叶天士仍要求“透营转气”,姜春华先生所言“扭转”应为此意。

由于温热之邪,最易伤津耗液,而阴津亏损,阳无以制,则热更炽,故有“存得一分津液,便有一分生机”之说。叶氏明确指出“救阴不在血,而在津与汗。”认为温病的救阴与杂病有明显区别,温病救阴之目的,不在滋补阴血,而在生津养液,并防止汗泄过多,损耗津液。“热邪不燥胃阴,必耗肾液”,所以治疗用药时,宜时刻注意保护胃肾津液。

#### 4 温病新论指导临床

4.1 从伏气温病论治乙型肝炎 乙肝为伏邪致病,其病程较长,易转为慢性,或向肝硬化和肝癌转变,从这些特点来看更符合伏气温病的诊断。刘老认为邪伏肝络,瘀血阻滞是慢性肝炎的重要特征之一。邪毒内伏是疾病之因,而瘀血既为本病的病理产物,也是疾病发展的原因。恢复气血的通畅,对于慢性肝炎的康复非常重要。一方面,气血运行正常可缓解肝失所养的状况,另一方面,气血运行通畅又利于药达病所,以充分发挥疗效。故而治疗本病健脾和胃、疏肝理气同时特别强调加入活血之品,无厌其早,正确运用,可获事半功倍之效。瘀血阻络证由于肝脏微循环障碍,循环免疫复合物增多,使肝细胞功能受损,免疫功能下降,免疫复合物难以及时清除而滞留于体内,致免疫复合物更加高于其他证型。刘老采用祛邪与扶正相结合的方法治疗本病,常用山楂、丹参、大黄、鳖甲、红花等活血化瘀祛邪,以改善肝脏微循环、抗肝纤维化;用土茯苓、白花蛇舌草、虎杖、垂盆草、板蓝根、山豆根等清热解毒祛邪,抑制乙肝病毒;用冬虫夏草、灵芝、黄芪、白术、太子参等益气健脾扶正,促进白蛋白合成,提高机体免疫力。达到祛邪而不伤正、扶正而不留邪的治疗目的。

4.2 运用伏气学说治疗银屑病 寻常型银屑病是一种常见并易复发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,初起为红斑、丘疹,逐渐融合成片,边缘清楚,上覆多层银白色鳞屑,刮去后有薄膜和点状出血现象。此病常反复发作,缠绵难愈,严重时皮损泛发全身,伴随大量脱屑,剧烈瘙痒,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。本病属于中医学“白疔”范畴。近代中医皮肤学界对银屑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有3种较为成熟的学说:血瘀论、血热论、血虚论。刘老认为,临床上

以上3种证型均可见到,不可执于一端,应该回到中医辨证论治的角度去看待,同一疾病不同患者的病因病机均会有所不同。如某患者症见白色鳞屑、瘙痒明显、口干、苔少,为阴血不足、失于滋养的表现;四肢均有红斑、舌红暗、脉细涩,为血瘀证表现,可辨证为阴虚夹瘀,治宜滋阴养血、活血化瘀为法。刘老凉血喜用生地黄,且药量多在15g以上,常与牡丹皮、赤芍配伍,收效满意。活血化瘀重用水蛭。张锡纯云水蛭可“破瘀血而不伤新血,专入血分而不损气分”。刘老指出,水蛭治疗瘀血顽证,疗效颇佳,且安全性良好。他常配山楂、丹参、牡丹皮、郁金、土鳖虫等增强活血化瘀之功。对于血热型瘙痒,刘老常用犀角地黄汤加减,方中犀角清心祛火治本,生地滋阴清热、凉血以生新血,赤芍、牡丹皮破血以逐其癖,方中以血分药为主,符合中医之“治风先治血,血行风自灭”理论。刘老认为本方并不局限于温热病范畴,凡有是证,就可用是方,唯犀角属国家禁用之品,故临床用水牛角倍量代之,其效亦佳。针对伤阴、大便干及失眠患者,酌情加用增液汤、酸枣仁、夜交藤等药物,标本兼治。

4.3 运用伏气学说治疗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是当今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,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变化,其发病率逐年增高,严重危害人类健康。而恶性肿瘤在其发展过程中,均可出现热毒内蕴而耗伤阴液的情况。所以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归,邪毒的传变与温病学理论颇有相似之处。刘老擅用伏气学说治疗恶性肿瘤,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。

刘老认为:癌病为毒邪内攻所致,邪盛则正衰,故治宜健脾扶正,解毒泄浊。健脾扶正常用人参(白参或西洋参)、党参、太子参、黄芪、扁豆、淮山、枸杞、当归。佐以和胃助消食,以增气血生化之源,常用佛手、陈皮、法夏、北山楂、神曲、麦芽等;新病重视脾胃之阴、久病重视肝肾之阴,常用玉竹、麦冬、沙参、石斛等滋养肺胃;龟甲、鳖甲、旱莲草、枸杞、女贞子等滋养肝肾。解毒泄浊常用白花蛇舌草、藤梨根、龙葵、重楼、山豆根、半边莲、凤尾草等。软坚散结抗癌药有猫爪草、生牡蛎、八月扎、山慈菇、海藻、徐长卿、夏枯草、露蜂房等;活血消肿抗癌药有臭牡丹、石见穿、樛木、菝葜、急性子、莪术、虎杖等。刘老自拟参蚤扶正解毒方治疗各种恶性肿瘤每获良效。方中太子参益气养阴、重楼清热解

毒,为君药。脾胃为后天之本,气阴资生之源,故以山药、石斛健脾益阴、助运资生;薏苡仁渗湿泄浊,臭牡丹、白花蛇舌草解癌毒、清热毒;四药共为臣药。八月扎理气和血、健胃通便,为佐使药。全方祛邪、扶正并用,扶正之所以祛邪,祛邪亦为扶正之用,体现了刘老治肿瘤“既要治病,更要留人”的指导思想。肺癌者,加重楼、全蝎;胃癌者,加黄药子、藤梨根;肝癌者,加石见穿、莪术;卵巢癌者,加三棱、莪术、白英;纳谷不馨者,加鸡内金、山楂;纳差、大便稀溏者,去太子参,加黄芪、炒白术、茯苓。

肿瘤术后或放疗、化疗之后,多在调理正气之后再用清热解毒药,或在调补正气药中酌加解毒攻邪之药。肿瘤患者多为瘀毒内结,术后多正气受损,治当顾护正气,若术后出现脘腹胀满、纳呆、便溏、完谷不化、噎气、矢气等脾胃气虚,食阻痰滞之表现,治疗当以调补中气为主,消食、顺气为辅。药用北黄芪、炒白术、茯苓、砂仁、法夏、大枣、麦芽、鸡内金、山楂、赤灵芝、莱菔子、佛手、陈皮、仙鹤草等。

刘老认为化疗药属于“药毒”,放疗属于“火毒”范畴。化疗期间或化疗后出现恶心呕吐,胃脘痞闷,纳差便溏,神疲乏力;舌淡、苔腻,脉滑;查外周血白细胞减少等毒副作用,多为浊毒中阻、气血亏虚所致,治宜补虚泄浊,自拟芪仙益血减毒汤,方中黄芪、仙鹤草益气升清为君药,法半夏、陈皮泄浊和胃为臣药。君臣合力,清气盛而上升,则浊毒自降,又且升降相因,清升浊降,中焦气机自能复常。竹茹、石韦为佐药,化疗药物可视为外来毒邪,二药助臣药泄浊排毒,以解疾病之原;砂仁芳香开胃、化湿祛浊,是为佐药;大枣甘缓和中,又可健脾养血,助黄芪益气生血之功,为使药。全方共行益气以生血、化浊以复中焦运化之功。临床实践表明,于化疗期间服用本方,可减轻乃至消除毒副作用;于化疗前用药,可起到良好的预防作用。舌苔厚腻、大便溏者,加白蔻仁、薏苡仁;贫血者,加丹参、鸡血藤、枸杞子;少气懒言、四肢酸软者,加入参、黄精。放疗后出现口干咽燥,口苦,欲饮凉水,神疲乏力,纳差,白细胞减少,舌暗红少苔,脉细数者,刘老认为是毒损气阴所致,治当益气养阴解毒,方用沙参麦冬汤加味,药用沙参、麦冬、西洋参、石斛、淮山、扁豆、黄精、大枣、莲子、枸杞、旱莲草、臭牡丹、蛇舌草、山楂、麦芽等味。

(收稿日期:2013-07-11)